

涉史隨筆

客杭日記

洪



涉史隨筆

涉史隨筆序

凡今微官泊布衣求進謁於廟朝者懼其無因至前必託曰有已見以爲之先而覬倖一日之呼召廟朝不逆其情呼而前叩其所言自蘄進句憐外往往訖無他說習常成俗上下恬不以爲怪是直相與從事於欺而已而洪固不敢爲欺也比以憂居取歷代史溫繹以自遣間有所見與夫或得於前脩之說師友之傳則隨而筆之因擇其可裨廟論之萬一者二十六篇以獻名曰涉史隨筆特欲借是以蓋已見之欺非敢自詭有助涓塵

云也雖然昔人有言郢人遺書燕相者以夜作書而命左右舉燭因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得書省之而喜曰夫燭在下則翳翳則不能以分白黑在上則顯顯則十步而見鬚眉賢士大夫固亦朝廷之燭也不可
以不舉也是直教我以舉賢也入言之王王以其言舉賢而用之燕國大治夫以舉賢而國治則固燕相之功以舉燭爲進賢則非郢人之意郢人畧於筆而燕相精於說耳洪今所筆者誠畧矣若夫因其畧而精之則又惟融明是賴洪謹序

涉史隨筆目錄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詔郡國舉賢

絳灌爲竇氏擇師傅

申屠嘉召責鄧通

張釋之諫超遷嗇夫

周亞夫從趙涉計定七國

孔臧辭御史大夫

王吉言宜謹擇左右所使

王嘉言人才宜豫蓄養

田歆欲自求一名士報國

魏辛雄言用兵宜明賞罰

崔亮創停年格

隋文帝褒擢守令

唐太宗不欲數赦

太宗責房元齡問營繕

張九齡勸姚崇去詔躁進純厚

宋璟隨才錄用

元宗用韓休爲社稷

楊綰請更貢舉之制

崔祐甫薦引無虛日

劉晏應民之急未嘗失時

韋澳願周墀無權

仇士良教其黨固寵之術

涉史隨筆

宋 葛洪 著

趙公仲連止烈侯賜鄭歌者田

趙烈侯好音謂國相公仲連曰鄭歌者槍石二人賜之
田人萬畝公仲白諾不與烈侯累問公仲稱疾不朝番
吾君謂公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君相趙於今四
年亦有進士乎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
公仲乃進三人及朝復問歌者田公仲曰方便擇其善
者牛畜侍烈侯以仁義約以王道明日荀欣侍以選練

卷之三
舉賢任官使能明日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
與無不充君說使使謂相國曰歌者之田且止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
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
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
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
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是以古之善相
其君者必欲朝廷之上藹藹然無非吉士使其君聞
正言見正行故能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

有不臧彼小人者雖欲逢君之惡自無所容其技矣
公仲之相烈侯也其於士雖待番吾君諭之而後進
而歌者之田遂止正人俄頃轉移之功如此哉人不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
孟子之言豈欺我哉

齊鄒忌諷威王求諫

戰國策曰鄒忌脩八尺有餘而形貌昞麗朝服衣冠窺
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
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

問其妾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從外至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善之乃下令求諫

忌言雖小可以喻大爲人上者而與讒諂面諛之人
居國欲治可得乎是以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
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
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
改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後世此風旣衰諫有常職而
言路始狹矣又況人君與宦官宮妾相處之時多與
士大夫相接之時少十寒一暴其能自免於過耶昔
宋昭公嘗出亡謂其御曰吾被服而立侍御數十人
無不曰吾君麗也吾發言動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

吾君聖也內外不見吾過是以亡也乃改操易行二年而美聞于宋宋人迎而復之若昭公者雖得之於顛躓心困慮衡之餘其視終於此者蓋有間矣

孔子順言爲政不能無謗

孔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爲謗言文容以告且曰夫不害前政而有成就與變之而起謗哉子順曰民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爲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而後謗止吾先君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爲政

雖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以聞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君初相魯魯人謗誦曰麇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麇裘投之無郵及三月政成民又作誦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生亦不異於聖賢矣

昔周公相成王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公之聖德曾不少損今狼跋之詩是也其詩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說者謂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而不能脫前跋後蹇進退困

險若周公者忠誠在於王室以遜自處而無貪欲之私心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此公之所以不失其聖也子產之相鄭孔子之相魯其無利欲之私者歟後之相天下者惟本朝忠獻韓公似之公之言曰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爾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而不爲哉惟其忠勇如此用能光輔三后宏濟艱難躋天下於太寧而無駭視傾聽之虞也故歐陽公贊之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

過周公遠矣

漢高帝詔免奴婢自賣者爲庶人

漢高帝五年詔民以饑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古稱良賤皆有定品良者卽是良民賤者率皆罪隸今之所謂奴婢者概本良家旣非氣類之本卑又非刑辟之收坐不幸迫於兵荒陷身於此非上之人有以蕩滌之雖欲還齒平民殆將百世而不可得高帝之詔真知君道矣意者蕭何有以輔之歟